

知青岁月话沧桑

■刘显成

周末,和几位朋友相聚,谈及知青岁月生活时,潜藏的记忆被唤醒。晚上回到家中,翻开昔日笔记,一段尘封多年的文字印入眼帘。那是 1968 年 12 月 22 日《人民日报》毛泽东关于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指示。1975 年,笔者从泸定高中毕业,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家乡,开始知青岁月。

当年的家乡,环境恶劣,住房黄泥切墙,夏不遮雨,秋不挡风,秽浊满地,蚊蝇滋生,垃圾靠风刮,污水靠蒸发,一条羊肠小道,扬尘如雾,石滚泥飞,钩藤抓面。人们衣不遮体,食不果腹,面黄肌瘦,穷筋显露,帅哥卧孤榻,贫难娶妻,淑女嫁它乡。因穷始然,小病扛,大病亡,一派凄凉景象。

劳其筋骨。笔者身体文弱,为挣表现,和大伙一样起早贪黑,披星戴月,上山下河,脏活、重活抢着干,一双大手,全是厚茧,硬如铜钱,两个肩膀,绳勒担压,道道血痕,汗干力尽,头昏眼花,气喘吁吁,口干舌燥,走路歪歪扭扭,报怨太阳不落山,喝口凉水,静坐片刻,血液才能回到煞白的脸上。

阶级斗争是纲,尽把民心来伤。白天劳动,夜晚开会,以队为单位,队长主持会议,笔者和几位回乡、下乡青年承担读报任务。学习中央文件、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人民日报》和大寨战天斗地精神。斗争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牛鬼蛇神,要斗倒斗臭,不倒者则拳脚相加,直到认罪服法。干群、亲友之间要斗私批修,不徇私情。夫妻、兄弟之间因观点不同,水火不容,时有大打出手,反目成仇。为学毛选不留死角,笔者曾带人在十字路口持枪设卡,叫过往人员背诵“老三篇”,弄得邻村的中老年人一时不敢串门和上街买东西,现在想起来令人啼笑皆非。

成立宣传队。那时的农村,文化一片空白,农民一年难得看场露天电影。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。经请示党支部同意,于 1975 年 6 月成立了和平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队员由回乡、下乡、小学教师、共青团员等人组成,队长吴先富,艺术编排李淑仙,领队曹树全,笔者和张红荣任编剧创作,节目有舞蹈、小品、民歌、二胡、笛子、革命歌曲、三句半等内容,白天劳动,晚上在保管处的院坝借着月光和柴禾

松木照明排练,自编、自导、自演、自唱,有时排练到时交子夜,月晦星沉才收场。既无工分,又无分文报酬。全凭着一股热情做事情,精神可嘉。服装道具,就地取材。锅碗瓢盆,农用家具全派上用处。着装要求,白衬衣、的确良裤、一双黄胶鞋。一顶绿军帽,佩带毛主席像章。

从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0 月,先后和在平村五个生产队巡回演出 8 场,受到群众热烈欢迎。如尹国林和曹树琼演唱的民歌,富有乡土情调,引起共鸣。“高山玉米空杆多,砍根空杆送小哥,小哥莫嫌玉米杆,就当甘蔗解口渴”,在没有饮料、矿泉水的时代,玉米杆是解渴佳品;又“高山玉米七匹叶,人人没有我遭业,白天又要打猪草,晚上还要撕玉麦。出门我就唱山歌,众人说咱穷欢乐,知足哪管银钱少,我的歌儿比钱多”,唱出了生活的艰辛与乐观向上的精神。歌声悠扬,荡气回肠,悠悠然唱得大人小孩精神焕发,前仰后合,欢乐一阵,一天疲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演出受到大队和贫协的表扬。算交了一份合格答卷。

饿其体肤,争交爱国公粮。本着“先国家、后集体、再个人”的原则,首先完成国家征购任务,其次留足集体用的种子与部分储备粮、饲料粮。个人口粮“三七开”分配,基本口粮占 70%,工分粮和肥料粮占 30%,体现多劳多得,口粮低的 380 斤、中间 420 斤左右、高的 600 来斤。笔者享受的是 380 斤标准。粮食当天收割当天分配,玉米包包水分重,按一定折合格率,折成干粮计算,主粮不够就用洋玉、瓜果折算,5 斤折算 1 斤口粮。凑够数量,多数人家五黄六月断粮是常态,只得靠借粮,采挖野菜度日。由于三月两月见不着油腥,劳肠寡肚,营养不良,有气无力。调味副食品稀缺,凭票也难买到,如盐巴、腊肉、酱醋、肥皂、煤油、糖果、烟酒有市无货。农民连吃盐也无法保证,多有淡食者。笔者家里曾有一块砣盐,用绳拴紧,供几家邻居公用,谁家开饭时,前来借去在汤锅中晃荡两下,快进快出,旁边有人监督。今日想起让人悲伤。

农村实行计划经济,内容单一,农民主要靠饲养生猪,以队为主,家庭为辅,出卖一头 130 斤重肥猪,国家私人各占一半,平时散养几只母鸡捡几枚蛋,卖了给孩子交学费,除此以外不准搞其它副业,那是资本主义尾巴。谁干谁遭殃。生产队也仅有一个半死不活的小

石灰厂。年产石灰几十吨,销售收入在数千元左右,大队于 1973 年筹集资金 4 万元,在兴隆两河口修建了一座装机 1x28 千瓦的小电站,年发电量不足四千瓦小时,时发时停,似如萤火,集体未收到一分钱,1975 年毁于一场大水。平时一等劳力,一月也只挣 2.50 元左右,有顺口溜说“干不干,两顿饭,拼命干,两元半”。年头到年尾,两手空空,没有钱花,苦度岁月。企盼来年有个好收入以自慰。

衣不遮体。衣裤破破烂烂,长针短线,补丁重叠,穿着打扮,没有四季概念。笔者有年裤子破了无法缝补,急中生智,用橡皮胶布贴补,非常实用。村里还曾有人用汽车篷布缝制衣挂,抵御寒冬。就象老百姓唱的那样,“秋风吹得脸刷白,衣裤难把躯体遮,你家床上我睡过,被褥床单都没得。”是现实生活真实写照。

爱来敲门。笔者有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。她受聘于和平小学代课,笔者是大队赤脚医生,医疗站紧靠知青房,一来二去,与她的接触多了,情感逐步升华。有一天,她邀笔者到校代解一道语文课时,却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粉红色的“恋”字,她说,从学校出来前感情就一片空白。笔者心中一怔,麻痺不得,故意把恋读成“峦”字,又开话题。那个年代,和下乡青年谈情说爱,弄不好说成破坏党的知青政策,是要判刑坐牢的,笔者怕引火烧身,虽有激情和冲动,不敢越雷池半步,死守道德底线。情感始终保持临界状态,结结实实把爱踩到脚下。笔者参加工作后,双方有过书信往来和见面,只是良缘已尽。唯有她写在笔者记事本上的那首世界名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的美妙旋律穿越四十年时空,至今仍在脑际回响。

苦心人天不负, 所学知识为人民服务。笔者牢记“穷不丢书,富不丢猪”的家训。在累在苦也要挤出一点时间看书学习,后来被推荐进了州卫校读书。毕业后分回泸定。2014 年 3 月, 笔者告别杏林, 回家颐养天年。家乡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山青水秀,环境优美,住房通过风貌改造,古朴中透露出现代,美观中多了舒适,别具特色。村里还成立了几家旅游接待站,生活垃圾用塑料袋装运到山下集中处理。夜晚,整个村子在太阳能路灯映照下,疑似银汉星河,年近九旬老人吴绍荣笑着说:“贞观、康乾只听人说过。我做梦也未想到,会赶上这个好时代。愿国泰民安。”

我的第二故乡

■章友绪



道孚八美石林。

70 年代末期,笔者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了甘孜州道孚县。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活、学习、工作有 32 年之久,算得上第二故乡。

笔者的故乡在被誉为中国科技城的绵阳,然而我却对第二故乡的山山水水情有独钟。

这里的天是那么的蓝、云是那么的白,草是那么的绿、水是那么的清。境内森林资源十分丰富,山峦起伏,沟壑纵横,河谷幽深,山高林密,莽莽林海,交错分布,素有天然氧吧之美称。进入龙灯草原后,就能体验到草原、森林、溪水交错的美丽景观, 深入其境时有一种“世外桃源”之感。外地旅游的人来到此处尽情享受森林浴,在那里多滞留一些时间, 呼吸清新的空气,沐浴一下阳光, 放松一下精神,接受“森林浴”的洗礼。

这里气候适宜,冬天阳光充足,人们被太阳照射着, 感觉身体暖暖的;夏天不炎热,没有内地“蒸桑拿”的闷热天气,素有天然空调之美称。

这里旅游资源丰富, 点多面广,独特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有

着很深吸引力和震撼力。有仙境般的亚拉雪山, 有佛坛生辉的慧远寺, 有八美千枚岩石林, 有被世人称为“康巴阿勒泰”的风景如画的康巴奇人洛珠的故乡。

这里可以感受掩映在高深峡谷中的扎坝文化。扎坝地区有和泸沽湖相近的走婚习俗和独特的生活习性,被称为“全世界第二个母系社会走婚习俗的地区”、“人类社会进化的活化石”。

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草地,甘孜藏族风情尽收眼底。但入城后感觉就不一样了, 心情变得沉重。那时的县城街道不平,满街都是泥尘,路面坑洼不平,到处都是水凼凼, 县城内只有一家国营旅店、国营饭馆, 一家民族贸易商店,一家百货商店。没有一条象样的街道,商店也是有其名,而没有多少商品可买, 其建筑是青一色的小青瓦平房, 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楼。

三十年来,笔者见证了道孚的发展历程,尤其近年来,市政

建设取得重大发展,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路建设的发展, 带来了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,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小车已遍布城乡,城内有了出租车,乡村也有了客运班车,私家车也逐年增多, 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。

笔者去过被人们喻为“人间仙境”的黄龙九寨, 游过繁华的大都市成都、重庆、乐山、绵阳;走过苍凉壮美的佛教圣地峨眉山、青城山, 尤其甘孜州十八个县都去过。心里,却一直惦记着道孚, 无论走多远,心依然被家乡所牵挂,那份游子的思念,无时无刻地不在提醒着笔者。曾几何时,在梦中总是惊醒,总是听见远方的召唤,那来自天籁的声音, 如梦似幻地涌入耳里。笔者听见,那身着艳丽藏袍的美丽藏族姑娘的高亢地歌唱;笔者看见,那被蓝天白云围绕的圣洁的高耸入云的雪山;笔者触摸到,那大片大片的盛开着各色不知名的鲜花儿草地花海;笔者品尝到,那甘甜、沁人心肺的从神山上流出的山泉……

这里的山山水水诱惑着笔者,诱惑着笔者的灵魂,诱惑着笔者的思想,让人那么想与她亲近,那么想投入她的怀抱。笔者一直在想,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道孚,原因很简单, 在物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, 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如此遥远, 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如此恶劣,而只有在甘孜州、在道孚,才能让笔者又找回一片净土。都说, 道孚县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块净土,那里蓝天、白云、草原、森林,风景秀美。正如专家说的:“到了藏区不到道孚, 尤如到了北京不到八达岭长城”。

社会·人生

生活@休闲

遇见特色

■本报记者 杨珂 文/图

咖啡屋



今天,又走过新区这名叫“星眸咖啡影院”的咖啡屋,忽然想起好久没有品味咖啡,便信步走了进去。这间咖啡屋的设计雅致得很,虽然不见记者很喜欢的藤条大摇椅, 但一个个小卡座的设计也很有几分浪漫的情趣。选择一间卡座坐下,服务生过来把菜单递给记者,信手翻阅了几页,却没有真正去看。其实,对于这家咖啡屋记者再熟悉不过了, 每一样休闲食品都在记者的了解之中。特别是对于咖啡,每一种都品味过,香醇的,微苦的,很苦的,现打磨的。记者要了一杯卡布奇诺,这是一种泡沫咖啡,服务生端上来时热气腾腾的,杯子里溢满了泡沫,让人顿时沉醉在咖啡香甜的氤氲中。盘和杯的造型很别致, 上面的图案让人更有欲望要立刻品尝这杯咖啡。也许记者还没有真正学会品味,咖啡虽然飘出了醇香,却还是略微有一点苦,可也正是咖啡本有的这种苦,让我挚爱。

咖啡渐渐冷下来,泡沫也不见了。忽然觉得变冷的咖啡越发苦涩,可细细品味起来也更加有味道了。其实,这倒也很像人生,如果人生也能像这样痛快地将一袋糖撒进去,该有多好啊! 目光移向了悬挂的灯,这灯很特别,乳白色的玻璃灯罩,里面一个小灯泡,从灯罩里洒下的灯光,让记者向不同角度移杯子,杯子都会显现不同的形状, 甚至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心形。我不知道灯的设计者在设计时是否考虑了这方面,也不知道是否是咖啡屋老板特意的选择。总之,记者为自己的发现窃喜了好一阵, 冲淡了有些落寞的情绪。抬头透过玻璃的天花板仰视天空,外面天空已是

阴转晴, 几日子里颇为少见的太阳坦坦荡荡地悬挂在空中,天气燥热了许多。

咖啡馆是感受孤独的地方,想着无法与人诉说的心事,陷入自己的沉思;咖啡馆亦是拥抱梦想的地方,大家喝着、谈着,思想迸发火花。有灵魂的咖啡馆,不成行不成市,而是守着她独立个性与存在主张,静静等待,等待你在生活的转角被惊喜。这家咖啡馆的咖啡不但加了糖,加了奶,还加了人文艺术、时尚生活和老板对于电影的梦想乌托邦。推开这家藏在小区里的特色咖啡馆,忘却了世界的喧嚣,沉淀于属于自己的时光。莫非,是咖啡醉了人?

一杯咖啡啜尽,记者已整整坐了三个小时,自己霸占了一间卡座这么久,心里不禁有些过意不去。突然想起很久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了, 因为每次走进电影院,到处是少男少女的身影,再就是带着孩子的妈妈门们,年龄大的没有几个。就算厚着脸皮走进影厅,乍一看身后都是小情侣,唧唧我我的甜蜜样子,就记者一人形单影只,脸一下子就红了,所以放弃了看电影的想法。

“星眸咖啡影院”的特色就是电影嘛! 何不在这里看一场只属于自己的电影呢?于是走进电影包间,服务员告诉记者包间不收取费用,最低消费是 100 元,于是再次拿起他们的菜单,上面饮品、中餐、干锅、西餐、小吃应有尽有。点上一份披萨和一杯奶茶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之旅。先说说披萨味道还蛮正宗,只是分量对于记者一个人来说多了些,奶茶的味道也还不错。开始在电脑上选择电影,2D、3D 的电影新片蛮多, 看见一部叫

《等一个人咖啡》的电影,脑子里一个想法一晃而过,这不是在说自己吗? 于是选择了这部电影。

《等一个人咖啡》是一部青春爱情小说,用超级生动幽默的笔触,以“等一个人咖啡店”为视线,以“ 多种调法的咖啡”为视线延长线,勾勒出一幅催人泪下,意味深长,回味无穷的咖啡哲学爱情画卷。而电影《等一个人咖啡》,说实话故事很土,甚至有点狗血,但记得陈可辛导演说过,“ 最土的东西永远是最 work 的”, 不能否认,看电影的过程中,笑了,也感动了。或许看过这电影的人都和记者一样,笑得很开怀,却在某些点上,突然被感动到了。突然觉得生活不可能总赢,与其辛苦地去成为一个胜利者,倒不如去做一个快乐的失败者,或许我们能在那些“既不成功也没意义”的事情中,找到适合我们的位置,找到我们该走的路。说到咖啡影院的观影包间,音响特别好,在里面似乎都能感觉到电影里的风声,花开的声音,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不过对于记者来讲,在这样的环境里看电影再也不会有一人看电影的那份尴尬了。

一个下午就在咖啡、披萨、奶茶与电影中度过,记者爱上了这里的惬意。如果你某天不小心撞进这间咖啡屋,就会遇见快人快语的老板、对你微笑点头的店员蓉蓉,还有一屋子飘着的咖啡香。抑或有复古风格的壁炉、放置在墙头的各式吊篮……不管你遇见什么,如果你也是一个热爱生活, 想在寂静的午后来喝杯咖啡,享受一场属于自己的电影的人,你能在这里找到你早该拥有的一份记忆。